

保卫黄洋界，保卫砂子岭机场

——寻访遂川“飞虎队”的空战魅影

井冈山报全媒体记者 李夏菁



吉安抗日救亡运动

吉安是赣中重镇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井冈山、东固山、青原山、武功山等地开展土地革命活动，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，传播先进文化，为吉安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1938年7月，九江沦于日寇铁蹄之下。1939年3月，省会南昌陷落，江西省国民政府迁至吉安泰和县。江西及全国各地许多机关、团体、部队、学校、工商企业以及大批难民纷纷南迁吉安。吉安成为江西抗战首府，城内人口骤增五六倍，超过30万人。

中共吉安地方组织为贯彻中共中央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路线，动员吉安人民投入抗日救亡热潮，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，遵照东南分局和江西省委的指示，组织原苏区干部、青年学生、难民团、抗日救亡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。

抗日救亡教育活动有声有色：演出宣传抗日爱国内容的各种剧目，鼓舞群众抗日斗志；组织青年学生、爱国志士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号召人们“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抗日救国，人人有责”；利用报刊、图书等各种形式大力宣传，造成强大的抗日救国声势。

参军参战积极踊跃。在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，吉安地区人民纷纷报名参加新四军。许多苏区老干部和老党员将孩子送往新四军，出现了土地革命时期父送子、子送父、妻送郎、兄弟同时参军的生动场面。吉水县坤田、枫江、八都等3个区，仅在1939年6月就有100余名青年报名参军。群众还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。1944年，共产党员谭斌在新峡边组建“湘赣边区袁水分区挺进第一师”，为吉安抗日救亡斗争作出了贡献。

当地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前线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42年至1945年，吉水县共筹集慰劳基金4.44万元，慰劳抗敌将士捐款5460元，劳军捐款36478元，春节慰劳款40114.6元。

舍小家保国家，毁田建造遂川飞机场。为支持修建机场，新井上、老井上、城头等多个自然村500余户2700人背井离乡，搬到偏僻荒凉的地方重建家园。各县群众纷纷参加机场建设。遂川被征民工最多，达12.1万人。

吉安各界群众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下，在国家破亡、民族危难之际，勇敢地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，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天罗地网歼日寇

1943年12月8日上午11时许，日军约150人的先头部队从湖南茶陵经鄱县十都、桃源洞穿入宁冈，在黄洋界脚下的乔林、源头村与新11师前哨部队交火。新11师前哨部队诱敌深入，将日军引入预设主阵地。激战半个多小时后，日军被歼灭过半，残部落荒而逃。

次日，日军调集一支装备精良、兵力上千的加强联队，再次向黄洋界阵地发起强攻。我方凭借黄洋界峭壁险要地势，构筑石块战壕以抵御日军炮火，同时坚壁清野、深挖壕沟、布设大量滚木礮石、机动配置兵力火力，有效遏制了日军攻势。沿崎岖山路仰攻的日军成为“活靶子”。狡猾的日军虽多次组织小股部队冲锋，企图撕开防线，但因地形生疏、连日行军疲惫，在黄洋界茫茫林海、悬崖峭壁以及军民齐心构建的天罗地网中寸步难行。

激战近10小时后，日军攻势衰竭，失去了进攻的决心。残余之敌企图沿井冈山南麓山林小道溃逃，又遭58军埋伏部队和当地人民武装的歼灭性打击，最终以惨重伤亡狼狈败退。

奇袭从砂子岭出发

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次黄洋界保卫战，不仅歼灭了日军有生力量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，其胜利捷报更传遍湘赣两省，极大鼓舞了军民的抗战必胜信念。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特意向58军签发贺电。

此战最核心的战略意义在于彻底粉碎了日军企图经黄洋界快速偷渡，占领砂子岭机场的阴谋。

借着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东风，1943年圣诞节，当日军以为盟军会庆祝节日而放松戒备时，9架盟军B-25轰炸机编队悄然从砂子岭机场升空，直扑台湾新竹机场，将停机坪上的42架日机悉数炸毁，引燃了油库、仓库，造成日军重大伤亡。此役美机仅一架被击落，护航战机全部安全返航。这场完美的奇袭正是对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价值最有力的证明。

日军的“眼中钉”

1939年初，抗战形势日趋严峻。南昌失守后，吉安成为江西省临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和抗日大后方。这个处于“前方的后方，后方的前方”的战略要地，虽未遭日军直接入侵，却因其重要性成为日寇空袭的重点目标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为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与东南亚的补给线，盟军决定在中国东部、最接近前线的江西遂川，秘密修建大型空军基地——砂子岭国际机场。机场位于遂川县城东门约5公里处，其三面环山的天然屏障，有利于阻挡日军进犯；其东面是遂川江的出口，利于飞机起降；在周边山头设立防空高射要塞，也比较容易阻挡日机来袭；从此处起飞的盟军战机，可以覆盖袭击福建、浙江沿海港口乃至台湾的日军基地，返航时无需中途加油。

砂子岭机场于1942年基本建成，1943年3月又进行了扩建。机场能起降当时几乎所有主力战机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，被誉为“第二国际机场”。

遂川距离南昌不远，为防范驻扎在南昌近郊的日军第3飞行师团空中侦察，建设者对机场设施进行了周密伪装，部署了严密的防空警戒网。机场建成后，常驻有五六十架美制飞机。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盟军“飞虎队”进驻后，多次由此出击，联合中国空军对日作战，予敌重创。辉煌的战果也使砂子岭机场彻底暴露，成为日军的“眼中钉”。

黄洋界战火再燃

自砂子岭机场修建伊始，日军就对其疯狂轰炸。1942年8月29日，5架日机轰炸未完工的机场中心，造成200多名民工丧生。此后，日军不仅持续加大空袭力度，更开始策划地面进攻，企图彻底摧毁这个心腹大患。

1943年冬，日军制定了一项狡猾的计划：派遣部队抄近路，沿黄洋界、茨坪、黄坳一线南下，意图突袭遂川，从地面摧毁砂子岭机场上的盟军飞机。为粉碎日军阴谋，迟滞其南下攻势，拱卫湖南东线并防止日军威胁大西南，国民政府决定增兵湘赣边界，急令驻赣西萍乡的第五军火速调防井冈山地区的宁冈（今井冈山市）、遂川等地。

58军军长鲁道源曾率部参加反攻南昌等战役，因战功卓著于1939年9月升任军长兼新11师师长。1943年寒露时节，鲁道源率58军先头部队抵达井冈山地区，指挥部设在鹅岭乡坪上村谢家祠等地。随即进行紧急布防：新编第11师扼守新城、茅坪至黄洋界一线，阻击从湖南酃县（今炎陵县）方向袭来的日军；新编第10师主力据守大井、茨坪至遂川方向，构成第二道防线；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及第183师一部，分别驻守新七溪岭与鹅岭，防备日军从永新的南乡和关背两个方向窜入宁冈。

提及黄洋界保卫战，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毛泽东脍炙人口的诗句：“黄洋界上炮声隆，报道敌军宵遁。”这场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经典战役，发生在1928年。当时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仅以一个营的主力，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，顽强抗击敌人4个团的进攻，成功保卫了红四军大本营和黄洋界哨口，粉碎了敌人的“会剿”。1928年11月25日，毛泽东在《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》中高度评价此战：“保存了我们最后根据地，且使敌胆为寒，不敢轻视红军，为边界名战之一。”他为此写下的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，更是传颂至今。

15年后，在同一个名字响彻云霄的地方——黄洋界，爆发了另一场意义重大的保卫战。这场发生在1943年的战役，是国共合作、中美携手抗日的典范，同样名留青史。



遂川机场修委会安福县民工总队民国三十三年印章(1944)



遂川空军招待所证章



砂子岭机场遗址



军号声声，凝固在血色黎明

——追忆吉安走出的抗日英雄王先臣

井冈山报全媒体记者 邱抒芹 聂运筹 郭辉

“青山埋忠骨，壮志荡敌仇。”在冀中平原弥漫的硝烟中，有一位出生于吉安的指挥员故事尤为独特——他的武器不仅是枪支弹药，更有凝聚千钧之力的军号。他叫王先臣，从贫苦红小鬼成长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六军分区司令员。

1915年，吉安县长阳镇江南里渡村的一个贫苦农家诞生了一个婴儿——王先臣。16岁，他便追随父亲的足迹投身红军。父亲作为红军号手牺牲于战场，鲜血浸染的三键小号成了王先臣革命信念的起点。

红色征程中，王先臣的表现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关注，特意赠他一把崭新的号角。父亲染血的号角象征信念的源起，而领袖的馈赠预示着征途的方向。两把号角跟随王先臣走过长征，经历无数次战斗淬炼，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。

1938年秋，全面抗战的烽火已燃遍华夏。王先臣随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敌后，任第六军分区司令员。在战场上，他的号声穿透硝烟，令战士无畏冲锋，直面枪林弹雨。河北省石家庄市辛集市烈士陵园讲解员赵英兰这样描述1945年5月那场惨烈的高地争夺战：当连队被敌人压制在山脚时，王先臣挺身而出吹响号角，号声悲壮激昂，指引部队成功击溃敌人占领山头，他虽身负重伤，但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奇迹生还并重返战场。

1945年7月1日，黎明将至，王先臣深入敌后执行侦察任务。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在战壕间穿梭时，突然被暗处射来的子弹击中要害。这位战斗一生的英雄做了最后一个震撼人心的决定：以颤抖的双手示意战友，取来了那两只他视若生命的军号。当战友将号角递到他怀中时，他以生命最后的力量紧紧拥抱……



图为飞虎队少校尤金·麦奎尔(Eugene McGuire)当年拍摄的修建现场。 Joe提供

本版图片由吉安市融媒体中心提供